

吳越春秋

四之六 終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廿二

吳越春秋卷四

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越之前君無余者

無余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越舊經善無餘

夏

禹之未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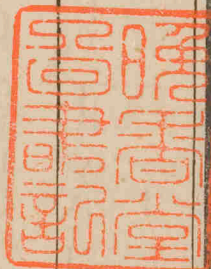
帝王世紀曰鯀帝顓頊之子

熙連山易曰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史記曰鯀之父帝顓頊世本亦以鯀為顓頊子漢律歷志則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通鑑外紀從之古史曰太史公以鯀為顓頊之子其世太迫班固以為五世孫近得之此書以為顓頊之後曰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後者可以通子孫言之也

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

所感因而姙孕剖脅而產高密

世本曰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



讀本記

密宋忠曰高密禹所封國世紀曰鯀妻修已見流星貫鼎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而生禹名文命字密史記以文命爲禹之名孔安國謂禹爲名張晏謂禹爲字今並存之家于西羌地曰石

紐石紐在蜀西川也

在茂州石泉縣其地有禹廟郡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元和

郡縣志禹汝山廣柔人生於石紐村水經註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廣柔卽今石泉軍

帝堯之

時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漬九州閼塞四瀆壅閉帝乃

憂中國之不安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嶽乃舉賢良

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薦人帝靡所任四嶽

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不可

尚書堯典作方

命圯族史記堯本紀作負命毀族正義曰負音佩違也鯀性狠戾違負教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

四

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載功

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攝行天

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殛鯀于羽山

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

鯀投于水化爲黃能

或作熊

因爲

羽淵之神

左傳昭公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

熊以入于羽淵杜預解熊音雄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切三足鼈也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

似鹿然則能旣熊屬又爲鼈類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豈鯀化爲二物乎舜

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

舉爾嗣考之勲禹曰兪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

委委字下當有任字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

甄字不通疑准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

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

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

號曰宛委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一名玉笥山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

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

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

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

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

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輿地志會稽山有石狀如覆釜謂之

覆釜山一名釜山亦作釜史黃帝本紀曰合符釜山索隱以爲合諸侯符契圭璋而朝之於釜山在媯

州懷戎縣北三里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

非此之釜山也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

矣禹退文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

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徐天祐曰禹未嘗兩至越其至越在會計之時非治水時也禹

貢記南方山川多與今不合禹治水時未嘗親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八年于外而禹貢云作十有三載

乃同或者以爲比禹治水之年通縣九載言之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而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

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然則禹之成功不過三四年間耳此書請勞身焦思七年功未及

謂

又

文

成乃東巡登宛委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理使禹之治水七年而後得神書始知通水之理不已晚乎諸若此類蓋復返歸嶽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傳疑尚矣以行川始於霍山南嶽衡山又名霍山泰與遙切

徊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

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

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

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禹三十

未娶行到塗山會稽志塗山在山陰縣西北四十五里蘇鶚演義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

州巴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按左氏昭公四年傳穆有塗山之會哀公七年傳禹合諸侯于塗山杜

預解並云在壽春東北說者曰今濠州也柳宗元塗山銘序曰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然則禹與穆王皆嘗會諸侯於塗山矣然非必皆壽春也若禹之所娶則未詳何地水經注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並言禹娶於此越絕等書乃公禹娶一會稽塗山應劭曰在永興北永興今蕭山縣也又與郡志所載不同蓋會稽實禹會諸侯計功之地非所娶之國下文兼載白狐九尾之歌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尤為可疑

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

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雉雉

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

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

甲

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

禹行十月女嬌

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太章步

東西豎亥度南北

淮南子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豎亥步自南極盡於北垂許

慎曰太章豎亥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

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

鳥格切笑聲易震卦笑言

啞啞音同

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

死命也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

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

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史

記舜死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今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山

而見縛人

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

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

一男不耕有受其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爲帝統

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

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

絕迹西延積石

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今鄯州龍支縣界

南踰赤岍

水經

新安縣南白石山名北過寒谷

劉向別錄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

廣陽山水曰赤岍水

鄒子居十吹律而溫氣至左徊崑崙

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

樊桐一名板松中曰玄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察大扈

城一名天庭地理志在臨羌西卽河源所出

卷四

五

脉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

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杜佑曰在沙州

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

決弱水於北漢

地理志弱水在張掖郡刪丹縣柳宗

元曰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曰弱

青泉赤淵分入洞

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

地志在北平郡驪戎縣西南今平州之南

疏九河

於潛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

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

闢伊闕

在洛陽西南五十里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曰伊闕平

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

於中國堯曰兪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

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

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于舜舜

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

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

山之南

史記註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

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

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

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

已卽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

大越登茅山

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以朝四方羣臣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

方羣臣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

吳越春秋卷四
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慎

慎當作鎮

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
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
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
歸父而留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
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以除天
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
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爲邑畫作印橫木
爲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爲法度鳳凰棲於

樹鸞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

將老歎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羣臣

曰五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椁桐棺

墨子曰禹葬會稽衣

裘三領桐棺三寸

穿墳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

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禹崩之

後衆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爲民田

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禹崩傳位

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啟

於箕山之陽

史記註劉熙曰嵩高之北

諸侯去益而朝啓曰吾君

家朴

帝禹子也。啟遂卽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啓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地理志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羣鳥耘田也。水經註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林，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皇覽曰禹家在會稽山上。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

轉從衆庶爲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嚙，嚙嚙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爲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爲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壬。壬生無暉，暉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暉卒，或爲夫譚。夫譚生元常。元當作允。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越世家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高

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中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二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元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

呂氏春秋高誘解范蠡楚三戶

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會楚之鄒人按鄒本邾子之國此云楚之鄒人蓋鄒為楚所并爾又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范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徐人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今按大夫官名如以為姓也則大夫入臣於吳羣臣皆逢同大夫皐如等豈皆其姓耶

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

祖餞行也

軍陣固陵

范蠡教兵城也水經

註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即今西與衰大

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為德

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

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眾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

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

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

我王厚之社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

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

德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

辱耻爲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史記作曰何言之

鄙也昔湯繫於夏臺

史夏紀桀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索隱夏臺獄名夏日均臺

皇甫謐云地在陽翟

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

地理志河

姜里城西伯所拘處此云石室疑卽所囚之室也姜音酉

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

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已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爲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爲人災變異不及於民

曆

豈況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歷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獲當作於敵人之手身爲傭隸

妻爲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

此下當愧有知字

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

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

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王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

耻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爲惡居危

而不以爲薄五帝德厚而而當作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

濫之憂此下疑有闕文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涕泣

而受冤行哭而爲隸演易作卦司馬遷書西伯拘而演周易天道

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

涕泣乙

穀

玄狐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十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

得大戎氏文馬豪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虞之乘玄王百穀大具百朋玄豹黃熊青犴白虎文皮千合獻紂輔臣結以免西伯姜里之囚此云玄狐當作玄豹

髮折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

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

之劍無削剗之利百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

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

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

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

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

哉大夫計硯

越絕硯作硯史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託徐廣曰計

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裴駰案范

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

亡公子也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蔡謨曰蠡所著書

名計然蓋非也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倪與

研聲相近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

而相亂耳

羣臣泣之雖則恨候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爲謾

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

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臯如曰

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爲用今委國

一人其道必守何順之佛命羣臣

佛符勿切大也詩佛時仔肩音弼註

亦作大言一人足矣何必

大夫曳庸

左傳作后庸曰

從心所欲大命羣臣也

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

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

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

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事棄諸

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

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

者盡忠亡者爲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

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去聲者，臣之職也。吾願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一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出亡之君，勅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願下當有聞字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

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耻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去聲，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

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臯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爲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

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中，會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立虛號。號當作今翩翩集洲渚。

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

此圖一字

兮往還，妾無罪。

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飄飄

凡梵兩音馬疾步

獨兮西往，孰

知返兮何年。心悒悒

憂也詩憂心悒悒

兮若割，淚泫泫

胡犬切淚

貌。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鳥，已迴翔兮翕蘇。

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

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
何幸幸當作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晁兮

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
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去我
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
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
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
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
裁加役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

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
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
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燂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
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音灼生絲獲也微矢以射之豈况

近卧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
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桎梏此乃厨宰
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
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
太宰諛諛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

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
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
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
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
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爲天下笑而子及主俱
爲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
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
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
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

備

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甬掃除出給趨
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
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
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
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幘鼻着樵頭夫人衣無
緣之裳施左關之櫺夫斫判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
三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高望見越王及夫
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
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

步走者利 乃名曰
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
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
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
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爲賊寡人承天之神靈
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
欲赦之於子柰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
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終其意也越王聞
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
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

先

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
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
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爲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
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
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其非天網四張萬
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
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
爲湯所誅殷爲周所滅今大王旣囚越君而不行誅
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

目

伐

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爲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齊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楚成王戰于泓自夾日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陣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君敗而德存今夫王誠

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爲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出當作坐石室召范蠡

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

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

不死明矣到已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

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

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真非人也

數色角切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

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

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

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吳王

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

平聲下同

太宰嚭奉洩惡以

出

洩所九切惡過各切下同洩即便也惡大洩也大小洩亦日前後洩見史倉公傳

逢戶中

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洩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

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

至巳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

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

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

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

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

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

皆食岑草以亂其氣

會稽賦註岑草蕞也菜名擷之小有臭氣凶年民斲其根食之

會稽志蕞山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嘗採蕞于此

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

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

日爲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

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

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畱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

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
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
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
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
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
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
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旣升永受萬福於是吳
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
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爲外情以存其身

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謂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
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
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燼炭之上幸其其當
焦投卵于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
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
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
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
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
爲人臣不仁不慈焉於虔切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

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
躬親爲虜妻親爲妾不愠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
之漶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
忠信也三者旣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
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爲相國快意耶豈不負皇天平
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
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
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
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鷄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

網

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
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爲義以
飲漶食惡爲慈以虛府庫爲仁是故爲無愛於人其
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
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
漶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
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爲所擒也惟大王留意
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家廟荆
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

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
 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
 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
 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
 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
 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
 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
 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眈徒結切日易也梁元帝纂要日在未日眈
 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

勿疑直眈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
 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
 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闕
 干文選註闕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吳越春秋卷四終
勾踐入臣傳第七

己巳四月十六日授此卷

吳越春秋卷五

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

國語勾踐與范蠡入臣於吳三

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為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勾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三年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

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

無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

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

禺音隅禺

中時加巳也淮南曰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於昆吾是謂正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

炭

衆

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按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六十里越絕曰勾踐稱炭聚載從炭瀆至鍊塘會稽志作灰浦西止周宗南造於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造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

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耻囚結吳宮幸來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稽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邠而德彰於夏豈

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

欲字下當有立字

國樹都并

敵國之境不處平易

以豉反

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

於虔

切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

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

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

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

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易音亦處上聲不得其位

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

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即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一名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

越絕曰龜山勾踐所起游臺也寰宇記龜山即琅琊東武山一夕移於此

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

之山乃地之林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

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上當有五字帝處其陽陸

柱

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扁疑當作偏天地之壤乘東

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

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

氣於后土嶽象已設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

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

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爲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冠層同

其山巔以爲靈臺水經註怪山者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起離

宮於淮陽越絕曰離臺周五百六十步在淮陽里丘又越舊經淮陽宮在會稽縣東南二里

宿臺在於高平越絕宿作指云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在高平里越舊經中宿在會稽縣

中

又字元

東十駕臺在於成丘

越絕駕臺馳於離丘

立苑於樂野

越絕曰越王弋

獵之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越王所休謀燕

也十道志樂野勾踐以此野爲苑今有樂濱村

臺在於石室

越舊經宴臺在州東南十里

齋臺在於襟山

被越境無襟山

越絕曰稷山者勾踐齋戒臺也既曰齋臺則襟當作稷稷山在會稽縣東五十三里

勾踐之出

游也休息食室於水厨

一日水室所以備膳羞也

越王乃召相國

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

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

謂聖臣也指上三人

而言子胥曰越有聖臣范蠡

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

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爲可無始有終

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

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

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

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

是四宜王相

去聲

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

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

侈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

出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

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掌之不絕於口中夜潛

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

詩毛

氏箋葛所以爲絺絺

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

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

會稽縣東十里有葛

山越絕曰勾踐種葛使越女治葛布獻吳王

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

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

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

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檣李南至於姑末

自春秋越

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越之姑蔑至秦屬會稽爲太末縣今衢州

北至

於平原

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

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

種索葛布十萬苾蜜九党

韻會引吳越春秋越以苾蜜九黨報吳增封之禮謂

黨爲越椒今此書無九黨二字詳下文文笥之類皆以數計則苾蜜當作九黨王篇黨丁益切盆也此黨

字誤文笥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庾

庾當作搜漢溝洫志漕船五百搜今

文作艘音騷船總名也或作艘

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

狹作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

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

國子胥聞之退卧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

囚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

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

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

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事類賦引吳越春秋

稽賦註亦引此書曰葛不連蔓莠台台音我君心苦

命更之嘗膽不苦其如飴事類賦及越舊經令我采

葛以作絲文選註引采葛婦詩有饑不遑食女工織

今不敢遲弱於羅兮輕罪罪號縮素兮將獻之越王

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

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

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

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

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

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

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

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歛則與之無多臺游

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

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歛則奪之多作

臺游以罷音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詳文意上

疲

文與之無

机

菜

奪以下當有樂之無臣聞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
苦喜之無怒二句

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
爲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歛於是人民殷富
皆有帶甲之勇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
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爲窮虜耻聞天下辱流諸侯
今寡人念吳猶躋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
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
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
伏

此上八

字文衍

猛獸將擊必餌

餌當作彈

毛帖伏鷲鳥將搏必

伏少

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
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
仗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泄也臣
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
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
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爲敵國必角勢
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
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
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不解齊雖不

親外爲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噴亦作頽下墜也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

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唱當作倡氣有

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燭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漚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

旋踵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詬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國語皆作臯如曰天有四時人有

五勝

五德迭相勝也史歷書秦滅六國頗據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前漢律歷志同

昔湯

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吳越春秋

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蒙天

祉福得

得下當有返字

越國羣臣教誨各畫一策辭合意同

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士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

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

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卽鳴鐘驚檄

驚疑當作警

而召羣臣

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

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

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

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

奴虜之厄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

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年少

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君

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

操鋒履刃艾。

音刈

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

易字不通

疑者字之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

誤者各同

越王默然不悅。而有愧色。卽辭羣臣。進計硯而問曰。

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硯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

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

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

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

其義未詳或恐字誤

磻

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貪分

之毀。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

齊桓得

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願王審於左右。

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

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

語。厥咎安在。計硯曰。選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

平聲試以難事

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

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

酒能亂性論語唯

指之

以使。

曲禮者指使註指事使人也

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態。

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有益寡人也計硯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我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

伐

硯

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

史記

作七術

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

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

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

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

鬼

鬼下當有神字下
文亦兼鬼神言之

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

去聲

贈也

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彙以虛其

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

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

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
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
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
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
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陵山禹陵
之山先秦古書帝王家皆祀水澤於江州今之江州春秋時為
不稱陵陵之名自漢始吳西境楚東境越不得祀水澤於其地兼晉以前亦
未有江州之名蜀之巴郡古有江州縣又去越遠遠
亦非當時祀水澤之地州字義當作洲按說文州渚也字本作州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蓋後人加水以
別州縣之字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

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
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千有餘人入山伐
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工作之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

歌木客之吟

水經註勾踐使工人伐榮楯欲以獻一吳人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

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
為榎楠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礪分
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
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
勾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

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

徐天祐曰天生神木不假日夜

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圍長五十尋有是哉使茲事而信越嘗以其木致於吳而行人之辭乃曰東海役臣獻爲殿之餘材甚非所以禮吳而示有先也且越有五臺未嘗敢上吳王以爲畏法服威夫旣天之產材若是其異人之致飾若是其都而名之曰餘材則越之爲殿亦已伏矣而特以其遺餘奉吳何越之失言而吳之子胥諫曰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易悅耶

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爲越王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

臺始基於闔閭而新作於夫差吳地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

行路之人道死

巷哭不絕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

史龜策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戊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蓋旬空爲孤對衝爲虛餘五旬可以類推劉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歌七畧有風候孤虛二十卷

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

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

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以

時言則有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當作春生

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

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

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

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

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

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

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

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

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大象定者為經

動者為緯故五星亦曰五緯宿音秀列星也歷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

食從陰收著陟畧切望陽出糶策通其極計三年

五倍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

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

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

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

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輿地志諸暨

縣苧蘿山西施鄭旦所居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沙

石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

越舊經土城在臨會稽縣東六里

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

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

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

貌不揚曰寢通作瘠廣韻瘠陋又貌醜或

作佞史魏其傳武安貌佞短小謂醜惡也

願納以供箕箒之用吳王大悅

曰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

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

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

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

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

必爲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

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

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有寵而亡夏紂

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有寵而亡殷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有寵生伯服逐太子宜臼太

子奔申申人與繒岳戎攻幽王周於是乎亡妹音未喜音嬌

吳王不聽遂受其女

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吉未

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奈何種曰君王自陳越國

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入其意天若棄吳必許

王矣越乃使

上聲

大夫種使

上聲

吳因宰嚭求見吳王辭

曰越國洿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饑乏道薦饑

餒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卽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窘

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懇吾豈愛

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越越必有

吳古往則凶來是養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爲

親不與未成寃且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

飾攻戰以伺吾間

去聲下同

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

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王曰

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衆懷其社稷以愧勾踐勾踐

氣服爲駕車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吾使之歸

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

臣聞士窮非難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

荐

王饑餓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
 之理而反輸之食固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夫狐卑
 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可不慎哉吳王
 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粟恩往義來其德昭昭
 亦何憂乎子胥曰臣聞狼子有野心仇讎之人不可
 親夫虎不可餒以食蝮蟲名一日蛇不恣其意今大
 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
 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牙蟲無足曰疑當作豕鹿遊遊於姑
 胥之臺荆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大

聲

游

無一遊字

干

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
 雖勝殷謂義乎子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
 親戮主以為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
 者誅令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為三家之表意謂釋
 表囚卦比干之墓太宰嚭曰子胥為人臣徒欲于君之
 好拂君之心以自稱去聲滿君何不知過乎子胥曰太
 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縱石室之囚受其賣女之遺
 聲去聲外交敵國內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為羣小所侮今
 大王譬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

是于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之人太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乃王者封亡國之後五霸輔絕滅之末者也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大夫種曰臣奉使返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歸越越國羣臣皆稱萬歲卽以粟賞賜羣臣及於萬民二年越王粟稔棟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

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饑越王曰彼以窮居其可攻也大夫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未見須俟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輿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爲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舊經南林在山陰縣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劒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之

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篠簞竹篠簞竹名篠直尋切簞與魚切吳都賦其竹則

篋管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即捷末藝文類聚引吳越春秋處女善

劍事與此小異曰袁公即挽林內之竹似枯槁未折墮地女接取其未按此書未字當作末捷通作接易

晝日三接禮記太子生接以太牢左傳子同生接以太牢註並音捷袁公則飛上樹變

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

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

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

白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

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

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

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膝膝當作騰

鬼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

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

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

長高習之教軍士詩註一丈為版五版為堵左傳五

字疑當作隊長疑是當世勝字上疑當勝越女之劍有莫能二字

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

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
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
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
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
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
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
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皇當作黃弦木爲
弧刻木爲矢世本黃帝臣牟夷作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
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

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
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
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

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

釋名弩柄曰臂鈞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

有懸刃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功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

加之以力然後諸

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

文選註所引與此畧同但云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

三侯少異耳

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

熊渠三子

長子康爲句亶王紅爲鄂王少子執鹿爲越章王三侯者未僭王號時所稱也

自楚之三侯

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

也

楚右尹子革曰唯是桃也
孤棘矢以共禦王事

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

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
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
音曰郭爲方城守臣子也教爲人君命所起也牙爲
執法守吏卒也牛爲中將王內裏也關爲守禦檢去
止也錡爲侍從聽人主也臂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
將軍王重負也弦爲軍師禦戰士也矢爲飛客王教
使也金爲實敵往不止也衛爲副使正道里也文爲
受教知可否也縹爲都尉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

又

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

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

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

中

射命中也

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

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蹠右足橫

句

左手若附枝右手

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

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其

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

平聲

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

周禮五射

二日參連前放一矢
 後三矢連續而去也
 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
 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
 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
 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
 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
 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
 陰縣西南四里寰宇
 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吳越春秋卷五終

己巳四月十七日授此卷

聖之

吳越春秋卷六

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

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反國四年即與范蠡謀伐吳自茲四年

間必謀之蠡皆以為未可國語記之稍詳至是始

謂

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

吾誠已說

音稅下同

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

氣即來陳之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為有

子胥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證也

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國人之辭

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爲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爲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免者免身脫也謂生子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貺之

以

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犬陽畜豚陰畜生子三人孤與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欲仕量平其居好上其衣飽其食而簡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羹以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鋪而啜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衣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卽歌樂女卽會笑今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於諸侯

長爲天下所耻。今越國富饒，君王節儉，請可報耻。孤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兄又復請曰：誠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君王之宿讎。孤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得志於齊晉，謂當遂涉吾地，以兵臨境。今疲師休卒，一年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不急。臣當卜之於天。吳民旣疲於軍，困於戰，鬪市無赤米之積，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羸，羸當

蚌

作羸，蒲水草，羸蚌蛤之屬。

於東海之濱。夫占兆人事，又見於卜筮。

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未可往也。吳王

雖無伐我之心，亦雖動之以怒，不如詮其間。

去聲以知

其意。越王曰：孤不欲有征伐之心，國人請戰者三年

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今聞大夫種諫難，去聲

越父

兄又諫曰：吳可伐，勝則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國

有成王與之盟，功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是乃大會

宰臣而令之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蠡種相謂曰：

吾諫已不合矣，然猶聽君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

羣

大誠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不足

而患其志行

去聲

之少耻也

國語註少耻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

今夫差

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

微外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吳

以水犀皮飾甲也周禮犀甲壽百年

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

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

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于是越民父勉其子兄

勸其弟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

胥道

道當作導

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

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也范蠡

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從王國中空腹

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

兵還不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

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

諸御千人

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教士謂

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笠澤之戰

越以三軍潛涉蓋以兵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日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

千人哉

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

姑胥臺吳告急於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

下聞之即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人請成於越勾踐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按左傳哀公十七年

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實勾踐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為二十一年也會楚使申包胥聘

於越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

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為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

廟以為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中國語作衷

惟是輿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誠聞聞當作問於戰

何以為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問包胥乃

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戰者何

越王曰在孤之側者飲酒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

不致其味聽樂不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

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

子之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寬刑國語欲民所欲去

民所惡烏故切稱其善掩其惡過各切求以報吳願

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中

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損其有餘使貧

富不失其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無以加斯矣猶未可戰夫戰之道音智為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君將去聲不知即無權變之謀以別眾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饑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乃請八大夫國語越王乃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靠昭解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臯如之屬按此書其辭大略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異詳下文止七人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為八大夫耶

曰昔吳為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為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中哀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

於申包胥即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致違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衛設守同必可應難去聲王曰慎哉大夫臯如

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謂吾國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勾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信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平聲諸侯不恐於外令去聲已下令宇

使怨

土

皆同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背音倍下背垣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當作我也吾見子於是以爲明誠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笄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音飼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辭

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誠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徃征討我宗廟之

讎以謝於二三子令

平聲

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

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

去之詞曰蹀蹀摧長恁今罹載馭矣

馭音殊兵器詩伯也執受周禮

受以積竹入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說文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釋名受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離不降今以泄我王氣

蘇三軍一飛降

去聲

今所向皆殂一士判死今而當百

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耻兮威振八都

軍伍難更兮勢如貔

貔猛獸陸機曰似虎或曰似黑驅椿俱切似狸能捕獸祭

天陸佃曰虎五指為驅

行行各努力今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

不悽惻明日復徙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狗之於
 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樛李斬有
 罪者三人以狗於軍曰其淫心匿行匿疑當作
慝行去聲不當
 敵者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狗軍曰其有父母無
 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愛
 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疾病之
 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
 葬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明
 日又狗於軍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子其

醫藥給其糜粥與之同食明日又狗於軍曰筋力不
 足以勝平聲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

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

狗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即君所
子養者及其犯誅

自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

士之死力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爲之

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爲敬鼃蟲而爲之軾勾

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去聲吾意者今鼃

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爲之軾於是軍士聞

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狗軍中曰
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
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
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
師以爲左右軍皆被兕甲

爾雅兕似牛註一角青色皮堅厚可制鎧鎧卽甲也

周禮兕甲壽二百年

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廬生之弩

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
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
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

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

今越軍分爲二師將以使攻我衆亦卽以夜暗中分

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

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

左傳

載笠澤之戰夾水而陳吳之禦越越之敗吳大槩與此畧同

越之左右軍乃遂伐

之大敗之於囿

韋昭曰囿笠澤也史記正義吳地記皆曰笠澤松江之别名

又敗

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

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

陵

吳地記在松江松

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

觀

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
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卽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
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
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
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
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置汝之破吳也惟欲
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爲風雨以
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
入更從東門我當爲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

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

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

左傳哀公二十二年越圍吳

是爲勾踐二十二年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爲勾踐

二十四年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

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

繫其事於一十一年以爲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

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

史記作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

國語作王孫雄韋昭曰王孫姓也

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

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

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

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微

天之中哀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爲臣妾勾踐不忍

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

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

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

而棄之其計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

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

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

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

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

辭曰天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

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

遂伏劍自殺

上卷夫差傳亦曰引劍而依之死吳世家云自剄死越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

吳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丘明春秋時人所聞

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

日而自殺意者勾踐雖與

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

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

左氏作舒大事記解題曰徐州即舒致貢於周周元

王使人賜勾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

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

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

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立賀臺於越此

書無之亦闕文也

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

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

事王問爲

爲當作焉

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

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

之號天變於上日爲陰蝕今有遂僭號不歸恐天變

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爲樂

音洛

乃命樂

音岳

同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

去聲

功成作樂

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耻威

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

聲可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

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

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

人當作又

何須大夫種進祝

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

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一蒼

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

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

賞無所吝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三升

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勾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爲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爲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

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欲去微倖三十四

年九月丁未范蠡爾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

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

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

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

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吏

而生夫耻辱之也不可以大

承上文而言則大當作久

流汗之愧

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爲成

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耻臣所以當席
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
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
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
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作任分國共之去乎妻
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音朝謀死不被
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
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
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

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晝六陽晝三日前之
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
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
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
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
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
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皐如之徒日益疎遠不親於朝
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
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

怨望之心情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

曰臣所以在

在當作蚤

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爲吳耳

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

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

去聲

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衛又奔越

哀公二十七年公如

公孫有陘氏乃遂如越史記曰公如陘氏三桓攻公

公奔于衛遂如越陘楚地也杜預曰有陘氏卽有山氏

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勾踐憂

文種之不圖故不爲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

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

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

誠數

音明

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怪論盡言竭忠以犯

大王逆心拂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

死昔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

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

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

耳以成人惡

大其妻曰

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

食不亭

亭當作亭

哺以惡何

有

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

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爲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
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旣免於患難雪耻於吳我悉徙
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爲佞在君爲忠
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
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
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王門
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於下是爲亂醜必害其良
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
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

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爲孤前王
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
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
爲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
種屬盧盧當作鑊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爲越

伏劍而死

徐天祐曰勾踐脫囚虜之辱苦身勞思君臣相與謀報吳者二十餘年卒以越霸諸

臣雖與有力而種蠡之功居多蠡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種之死也無罪而越王誅之也無名其辭乃曰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是何言歟死者有知謀之地下何益如其無知焉用謀之

夫大功不賞而淫刑以報此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

種所以仰天而歎又自笑也即卧龍山又名種山一日重山太平御覽樓船之卒

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美周禮冢人丘隧註美道也疏

道史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美索隱曰美音延延墓道

又以戰切始皇紀曰大事畢開中羨下外羨上卷夫

差傳美門富或入三峰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

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侯者

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王既已誅忠臣霸

於關東從瑯邪起觀去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

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

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上

王僚傳被棠錢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典畧曰周有屈

會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周禮會矛長常出死士以

有四尺蓋十六尺為常益四尺則二丈也

三百人為陣闢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

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

獻之大王徐天祜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

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中士孔子聞之奉

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為不識昔者

夫子將見趙簡子聞寶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濟

鍤

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距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也越王喟

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櫂為馬

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

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如木客山

取元常之喪木客山去會稽縣十五里越絕曰木客大家者允常冢也欲徙葬琅

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燐風燐火飛貌風熱如火飛也飛砂石

以射人人莫能入水經註冢中分風飛沙射人不得近勾踐曰吾前君

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

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按史年表勾踐二十

五年是為秦厲共公六年此書為秦桓公不如吳王之命非也由勾踐二十五年上距秦桓公之卒蓋一

百有六年矣桓公當作厲共公云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

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

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

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

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

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自越

滅吳中國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太子何

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為伐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

通鑑外紀勾踐三十三年薨

謂太子

與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神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子戈踴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與夷即位一年卒子翕翕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疆無疆卒子王王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勾踐至于親其歷八王皆稱

千

於

六

十

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于吳

矣自黃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十世

為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顓頊即位四百二十四年

黃帝

昌意

顓頊

鯀

禹

啓

太康

仲廬

相

少康

無余

無玉去無余六世

無暉

夫康

元常

勾踐

與夷

不壽

不揚

無疆

魯穆柳有幽公為谷

王侯自稱為君

尊親失琅邪為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王格

格當作稱

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至餘善返越國

至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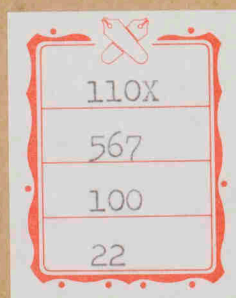
此青載越世次自勾踐

考之則十世矣無疆王之侯之子所謂王侯自稱為君或者即王之侯也世家曰王無疆時楚威王與兵大敗越殺無疆盡取越地越以此散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踐卒至越亡凡一百五十三年通鑑書之顯王三十五年此云勾踐至于親歷八主稱霸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去琅邪徙于吳為楚所滅與史記家及紀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載則無疆之死與散久矣非王親時失衆亡國也又記年曰王崩三十三年遷于吳則越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追越春秋卷六終

文化己巳四月廿三日柏辭逆旅校讎一本畢

望之



110X

567

100

22